

鲁
迅
毛
泽
东

评
四
部
古
典
名
著

红楼
梦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序

木 弓

这是一套关于名人与名著的书。

什么是名著？名著不是自封的，不是谁想把自己的著作称为名著，就可以成为名著的。名著也不是赶时髦，火爆一时的作品。一个时期以来，确实有些书一上市就非常抢手，但几年（甚至用不了几年）以后时过境迁，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年曾热闹过的书，早已是冷落尘封，无人问津了。名著是经过历代群众的检验，从多如沙石的书籍中挑选出来的真金；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卓然独存，至今仍活在人们手头眼底口边心上的艺术精品。人们把这些作品谓之经典。这些作品博大精深，地负海涵，内容之丰富厚重，是一般作品所无法比拟的。

对于这些名著，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：开卷有益。固然，不同的读者对待这些名著会有不同的态度，这不仅是允许的，也是必然的。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，可以考订作者的生平家世、成书过程、流传版本、人物原型以及种种有关问题，可以探讨其思想旨归、艺术成败，确定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，等等。一些人阅读它们可能是为了提高修养、获取知识……。更多的人阅读它们则是为了休闲，也可以说是为了消遣娱乐。这也是合乎情理的，亚里斯多德说过：“游戏正是为了使勤劳的人得以休息。”不仅仅是孩子们需要游戏娱乐，成年人也同样需要。而人类永不厌倦的兴趣就是读书。一天劳作之余，一卷在手，是对生活的审视，也是对生活的美化，是为生活增添姿彩。在休闲娱乐中，自觉不自觉地

认识着生活，也改造着我们的生活。

郑振铎先生在《中国文学论集》里收有一篇《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》，文中对研究与鉴赏之区别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：

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，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，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。鉴赏者是一个游园的游人，他随意的逛过，称心称意的在赏花评草，研究者却是一个植物学家，他不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去游逛名圃，观赏名花的，他的要务乃在考察这花的科属，性质，与开花结果的时期与形态。鉴赏者是一个避暑的旅客，他到山中来，是为了自己的舒适，他见一块悬岩，他见一块奇石，他见一泓清泉，都以同一的好奇心的赞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。研究者却是一个地质学家，他要的是：考察出这山的地形，这山的构成，这岩这石的类属与分析，这地层的年代等等。……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；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，才能下一个定论，才能有一个意见。

虽然如此，二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。不但鉴赏者因了研究者的成果，可以对作品认识得更深更细，把握得更准确；研究者也可以从鉴赏者那里汲取零金碎锦真知灼见，从而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。二者虽有差别，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。

因为这些名著内涵深广，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体会和认识。这也是正常的现象。《维摩经》云：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处各得解。”鲁迅先生在谈到《红楼梦》的时候说过一段名言：“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（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）作家观察社会人生，因作者不同而不同；读者读书，即观察作家用文字描绘出来的社会人生，又因读者的不同而不同。这不仅是因为读者的生活经历、人生经验的差异，知识修养、欣赏水平的差异，更因为“形象大于思想”，这些伟大作品具有很强的感觉暗示性，因而使其描写中所蕴涵的丰富性，大大超越了原有的意旨，具备了“说不尽”的无限性，所以人们说：“有一千

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也可以说，有一千个读者，就有一千个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宋江、武松、鲁智深、孙悟空、贾宝玉、林黛玉、王熙凤……，因为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……这些名著是“说不尽”的。晚清谭献在《谭评词辨》中说：“作者未必然，读者何必不然。”读者在鉴赏时有理解的自由，甚至可以与作者的本意不相吻合。但这仅仅限于鉴赏、借题发挥式的应用，而不适用于对作品的研究与解释。

不论持何种态度、有何种认识，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我们总是首先被作家所塑造的生动艺术形象，被那些惊天地泣鬼神、能令人哭能令人笑的生动艺术描写所感动，在感动中完成新的洗礼，我们在品评书中人物的时候，也同时重新塑造着我们自己，实际上，每阅读一次这些名著，我们都会成为一个新人，只是这种“新”因素的增长，是在潜滋暗长中实现的，是在我们难以察觉中渐变暗转的，然而又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发生着的。

这些名著是民族文化（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）的结晶，是高雅的象征，但它们却不应当仅仅是摆放在居室里的装饰品，它们应当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。它们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、了解人生，提高口头及文字的表达能力，可以说这些名著是提高我们民族素质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这部书里所收的，既有鉴赏（包括谢章铤在《赌棋山庄词话续编》里所说的“断章取义则是”的读书联想和具体应用），又有研究性文字。对这些名作进行鉴赏与研究的，又是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，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品鉴与研究，来认识和领会这些名著，也可以受他们的启发产生自己更独到的感悟和实际应用。这是名人与名作的连璧之作，读者是自能领会的。天津古籍出版社曾出版过这些名著的单行本，前言为张燕瑾先生所写。我们征得了张先生的同意，此次《毛泽东鲁迅评四部古典名著》本各书之前言，仍用张先生旧作，特此声明并向张燕瑾先生致谢。

毛
泽
东
鲁
迅
评
《
红
楼
梦
》

毛泽东评《红楼梦》

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！《红楼梦》里写了两派，一派好，一派不好。贾母，王熙凤，贾政，这是一派，是不好的；贾宝玉，林黛玉，丫环，这是一派，是好的。《红楼梦》写了两派的斗争。

——在井冈山时期，毛泽东同贺子珍谈论《红楼梦》时，针对贺子珍说“《红楼梦》里尽是谈情说爱，软绵绵的，没意思。”时如是说

《红楼梦》这是一部好书，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，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，其实，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。

——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“鲁艺”的演讲中如是说

中国有三部小说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，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，谁就不算中国人。

——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，毛泽东对贺龙和徐海东如是说

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，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，怎么好说不“保障”，或者虽有“保障”而不“确实”呢？

——毛泽东在《评战犯求和》一文中揭露国民党企图利

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其反革命武装力量时如是说

17 世纪是什么时代呢？那是中国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。再过一个世纪，到了 18 世纪上半期，就是清朝乾隆时代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，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。乾隆时代，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，但是还是封建社会。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。

——1962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谈到《红楼梦》产生的时代时如是说

有些小说如《官场现形记》，光写黑暗，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。只揭露黑暗，人们不喜欢看。《金瓶梅》没有传开，不只是因为它的淫逸，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，虽然写得不错，但人们不爱看。《红楼梦》就不同，写得有点希望么。

——1962 年 8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谈话时如是说

什么人都不注意《红楼梦》的第四回，那是个总纲，还有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，《好了歌》和注。第四回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，讲护官符，提到四大家族：“贾不贾，白玉为堂金作马；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；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；丰年好大雪（薛）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”《红楼梦》写四大家族，阶级斗争激烈，几十条人命。统治者二十几人（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），其他都是奴隶，三百多个，鸳鸯，司棋，尤二姐，尤三姐等等。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，就讲不通。《红楼梦》写出二百多年了，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，可见问题之难。有俞平伯，王昆仑，都是专家。何其芳也写了个序，又出了个吴世昌。这是新红学，老的不算。蔡元培对《红楼梦》的观点是不对的，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。

——1964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

作者谈论《红楼梦》时如是说

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还是想“补天”，想补封建制度的“天”。但是《红楼梦》里写的却是封建家庭的衰落。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。

——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昌一文章的谈话中如是说

《红楼梦》我至少读过五遍，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。

——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毛泽东曾多次指出，对《红楼梦》，不仅把它当作小说看，而且要当作历史看。
《红楼梦》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。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如是说

《红楼梦》可以读，是一部好书。读《红楼梦》不是读故事，而是读历史，这是一部历史小说……你要不读一点《红楼梦》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？

——1965年毛泽东在同王海蓉谈话时如是说

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。《红楼梦》里有这样的话：“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。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又在蓬窗上。”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，家族的瓦解和崩溃。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，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。

——毛泽东在关于苏联《政治经济学（社会主义部分）》的谈话中曾如是说

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。贾璉是贾赦的儿子，不听贾赦的话。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，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

私房。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，可是贾赦、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。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。

——毛泽东在关于苏联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（社会主义部分）》的谈话中如是说

我们过去是殖民地、半殖民地，不是帝国主义，历来受人欺负。工农业不发达，科学技术水平低，除了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历史悠久，以及在文学上有部《红楼梦》等等以外，很多地方不如人家，骄傲不起来。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，感觉事事不如人，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，像《法门寺》里的贾桂一样，人家让他坐，他说站惯了，不想坐。在这方面要鼓点劲，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。

——毛泽东在《论十大关系》的讲话中如是说

《红楼梦》作者的语言写很好，可以学习他的语言。

——毛泽东在谈及《红楼梦》的语言时曾如是说

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，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。凤姐这个人写得好。

——毛泽东在同王海蓉谈及《红楼梦》时曾如是说

林黛玉多愁善感，哭哭啼啼，住在潇湘馆，吐血，闹肺病。对现代青年来说，不足为训。

——毛泽东在谈及《红楼梦》中好的一派代表人物林黛玉的性格缺陷时如是说

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乾隆年间，清朝开始走下坡路，曹雪芹借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的兴衰，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。

——据薄一波回忆，毛泽东曾如是说

搞公安就不要看？你知道里面有多少条人命案子呀！这是一部讲阶级斗争的书，应该看看，你最少要看上五遍才搞清楚。

——毛泽东曾问及在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：“最近看什么书？你看过《红楼梦》吗？”该同志说：“这是一本文艺书，我是搞公安的，没有看过。”毛泽东对该同志因有如是说

《红楼梦》第二回上，冷子兴讲贾府“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划者无一”，讲得太过。探春也当过家，不过她是代理。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。

——毛泽东在谈到阅读《红楼梦》要特别注意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的有关情节时曾如是说

曹雪芹把真事隐去，用假语村言写出来，真事就是政治斗争，不能讲，于是用吊膀子掩盖之。

——毛泽东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一部“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”，因有是评

贾母一死，大家都哭，其实各有各的心事，各有各的目的。如果一样，就没有个性了；哭是共性，但伤心之处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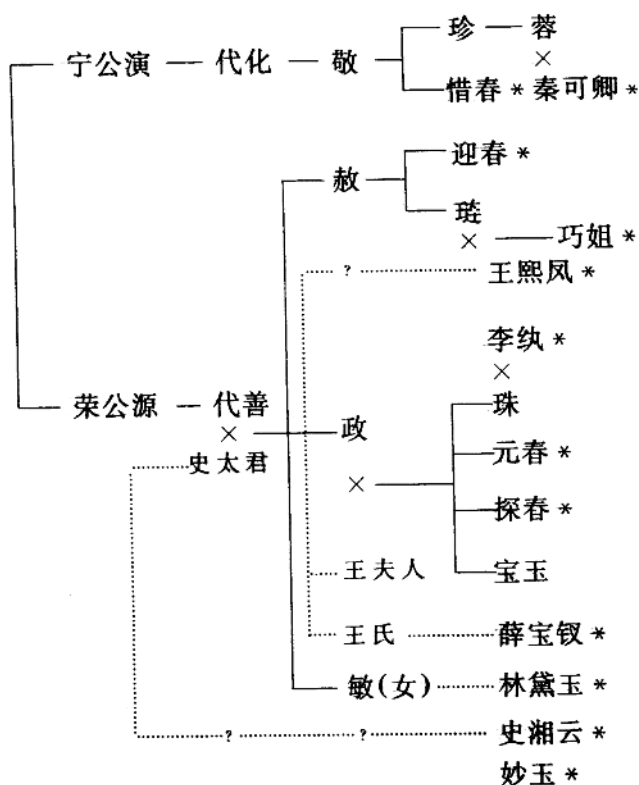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毛泽东晚年曾经对人如是说

鲁迅评《红楼梦》

乾隆中(一七六五年顷),有小说曰《石头记》者忽出于北京,历五六年而盛行,然皆写本,以数十金鬻于庙市。其本止八十回,开篇即叙本书之由来,谓女娲补天,独留一石未用,石甚自悼叹,俄见一僧一道,以为“形体到也是个宝物了,还只没有实在好处,须得再镌上数字,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然后好携你到隆盛昌明之邦,诗礼簪缨之族,花柳繁华之地,温柔富贵之乡,去安身乐业”。于是袖之而去。不知更历几劫,有空空道人见此大石,上镌文词,从石之请,钞以问世。道人亦“因空见色,由色生情,传情入色,自色悟空,遂易名为情僧,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”;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;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,纂成目录,分出章回,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,并题一绝云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?”(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)

本文所叙事则在石头城(非即金陵)之贾府,为宁国荣国二公后。宁公长孙曰敷,早死;次敬袭爵,而性好道,又让爵于子珍,弃家学仙;珍遂纵恣,有子蓉,娶秦可卿。荣公长孙曰赦,子琨,娶王熙凤;次曰政;女曰敏,适林海,中年而亡,仅遗一女曰黛玉。贾政娶于王,生子珠,早卒;次生女曰元春,后选为妃;次复得子,则衔玉而生,玉又有字,因名宝玉,人皆以为“来历不小”,而政母史太君尤钟爱之。宝玉既七八岁,聪明绝人,然性爱女子,常说,“女儿是水作的骨肉,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”人于是又

以为将来且为“色鬼”；贾政亦不甚爱惜，驭之极严，盖缘“不知道这人来历。……若非多读书识字，加以致知格物之功，悟道参玄之力者，不能知也”（戚本第二回贾雨村云）。而贾氏实亦“闺阁中历历有人”，主从之外，姻连亦众，如黛玉宝钗，皆来寄寓，史湘云亦时至，尼妙玉则习静于后园。右即贾氏谱大要，用虚线者其姻连，著×者夫妇，著*者在“金陵十二钗”之数者也。



事即始于林夫人(贾敏)之死，黛玉失恃，又善病，遂来依外家，时与宝玉同年，为十一岁。已而王夫人女弟所生女亦至，即薛宝钗，较长一年，颇极端丽。宝玉纯朴，并爱二人无偏心，宝钗浑然不觉，而黛玉稍恚。

一日，宝玉倦卧秦可卿室，遽梦入太虚境，遇警幻仙，阅《金陵十二钗正册》及《副册》，有图有诗，然不解。警幻命奏新制《红楼梦》十二支，其末阕为《飞鸟各投林》，词有云：

“为官的，家业凋零；富贵的，金银散尽。有恩的，死里逃生；无情的，分明报应。欠命的命已还，欠泪的泪已尽！……看破的，遁入空门；痴迷的，枉送了性命。好一似，食尽鸟投林：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（戚本第五回）

然宝玉又不解，更历他梦而寤。迨元春被选为妃，荣公府愈贵盛，及其归省，则辟大观园以宴之，情亲毕至，极天伦之乐。宝玉亦渐长，于外昵秦钟蒋玉函，归则周旋于姐妹中表以及侍儿如袭人晴雯平儿紫鹃辈之间，昵而敬之，恐拂其意，爱博而心劳，而忧患亦日甚矣。

这日，宝玉因见湘云渐愈，然后去看黛玉。正值黛玉才歇午觉，宝玉不敢惊动。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线，便上来问他，“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些？”紫鹃道，“好些了。”（宝玉道，“阿弥陀佛，宁可好了罢。”紫鹃笑道，“你也念起佛来，真是新闻。”）宝玉笑道，“所谓‘病笃乱投医’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子薄绵袄，外面只穿着青缎子夹背心，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，说，“穿的这样单薄，还在风口里坐着。春风才至，时气最不好。你再病了，越发难了。”紫鹃便说道，“从此咱们只可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一年大二年小的，叫人看着不尊重；又打着那起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。你总不留心，还只管合小时一般行为，如何使得？姑娘常常吩咐我们，不叫合你说笑。你近来瞧他，远着你，还恐远不及呢。”说着，便起身，携了针线，进别房去了。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心中忽觉浇了一盆冷水一般，只看着竹子发了回呆。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，便忙忙走了出来，一时魂魄失守，心无所知，随便坐在一块石上出神，不觉滴下泪来。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，千思万想，总不知如何是好。偶值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，从此经过，……便走过来，蹲下笑道，“你在这里作什么呢？”宝玉忽见了雪雁，便说道，“你又作什么来招

我？你难道不是女儿？他既防嫌，总不许你们理我，你又来寻我，倘被人看见，岂不又生口舌？你快家去罢。”雪雁听了，只当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，只得回至房中，黛玉未醒，将人参交与紫鹃。……雪雁道，“姑娘还没醒呢，是谁给了宝玉气受？坐在那里哭呢。”……紫鹃听说，忙放下针线，……一直来寻宝玉。走到宝玉跟前，含笑说道，“我不过说了两句话，为的是大家好。你就赌气，跑了这风地里来哭，作出病来唬我。”宝玉忙笑道，“谁赌气了？我因为听你说的有理，我想你们既这样说，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，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。我所以想着自己伤心。”……（戚本第五十七回，括弧中句据程本补。）

然荣公府虽煊赫，而“生齿日繁，事务日盛，主仆上下，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画者无一，其日用排场，又不能将就省俭”，故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也尽上来了。”（第二回）颓运方至，变故渐多；宝玉在繁华丰厚中，且亦屡与“无常”觐面，先有可卿自经；秦钟夭逝；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，几死；继以金钏投井；尤二姐吞金；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，随歿。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，然呼吸而领会之者，独宝玉而已。

……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石后，也不怎么样，只问他二人道，“自我去了，你袭人姐姐可打发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？”这一个答道，“打发宋妈妈瞧去了。”宝玉道，“回来说什么？”小丫头道，“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，今儿早起就闭了眼，住了口，人事不知，也出不得一声儿了，只有倒气的分儿了。”宝玉忙问道，“一夜叫的是谁？”小丫头子道，“一夜叫的是娘。”宝玉拭泪道，“还叫谁？”小丫头说，“没有听见叫别人。”宝玉道，“你糊涂，想必没听真。”（……因又想：）“虽然临终未见，如今且去灵前一拜，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肠。”……遂一径出园，往前日之处来，意为停柩在内。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呏气，便回了进去，希图得几两发送例银。王夫人闻知，便赏了十两银子；又命“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。‘女儿痲’死的，断不可留！”他哥嫂听了这话，一面就雇了人来入殓，抬往城

外化人厂去了。……宝玉走来扑了个空，……自立了半天，别没法儿，只得翻身进入园中，待回自房，甚觉无趣，因乃顺路来找黛玉，偏他不在房中。……又到蘅芜院中，只见寂静无人。……仍往潇湘馆来，偏黛玉尚未回来。……正在不知所以之际，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，说，“老爷回来了，找你呢。又得了好题目来了，快走快走！”宝玉听了，只得跟了出来。……彼时贾政正与众幕友谈论寻秋之胜；又说，“临散时忽然谈及一事，最是千古佳谈，‘风流俊逸忠义慷慨’八字皆备。到是个好题目，大家都要作一首挽词。”众人听了，都忙请教是何等妙题。贾政乃说，“近日有一位恒王，出镇青州。这恒王最喜女色，且公余好武，因选了许多美女，日习武事。……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，姿色既冠，且武艺更精，皆呼为林四娘。恒王最得意，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，又呼为姽婁将军。众清客都称‘妙极神奇！竟以‘姽婁’下加‘将军’二字，更觉妩媚风流，真绝世奇文！想这恒王也是第一风流人物了。”……（戚本第七十八回，括弧中句据程本补。）

《石头记》结局，虽早隐现于宝玉幻梦中，而八十回仅露“悲音”，殊难必其究竟。比乾隆五十七年（一七九二），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，改名《红楼梦》，字句亦时有不同，程伟元序其前云，“……然原本目录百二十卷，……爰为竭力搜罗，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，无不留心。数年以来，仅积有二十余卷。一日，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，遂重价购之。……然漶漫不可收拾，乃同友人细加厘剔，截长补短，钞成全部，复为镌板以公同好。《石头记》全书至是始告成矣。”友人盖谓高鹗，亦有序，末题“乾隆辛亥冬至后一日”，先于程序者一年。

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，而大故迭起，破败死亡相继，与所谓“食尽鸟飞独存白地”者颇符，惟结末又稍振。宝玉先失其通灵玉，状类失神。会贾政将赴外任，欲于宝玉娶妇后始就道，以黛玉羸弱，乃迎宝钗。姻事由王熙凤谋画，运行甚密，而卒为黛玉所知，咯血，病日甚，至宝玉成婚之日遂卒。宝玉知将婚，自以为必黛玉，欣然临席，比见新妇为宝

钗，乃悲叹复病。时元妃先薨；贾赦以“交通外官倚势凌弱”革职查抄，累及荣府；史太君又寻亡；妙玉则遭盗劫，不知所终；王熙凤既失势，亦郁郁死。宝玉病亦加，一日垂绝，忽有一僧持玉来，遂苏，见僧复气绝，历噩梦而觉；乃忽改行，发愤欲振家声，次年应乡试，以第七名中式。宝钗亦有孕，而宝玉忽亡去。贾政既葬母于金陵，将归京师，雪夜泊舟毗陵驿，见一人光头赤足，披大红猩猩毡斗篷，向之下拜，审视知为宝玉。方欲就语，忽来一僧一道，挟以俱去，且不知何人作歌，云“归大荒”，追之无有，“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”而已。“后人见了这本传奇，亦曾题过四句，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进一竿云：‘说到酸辛事，荒唐愈可悲，由来同一梦，休笑世人痴。’”（第一百二十回）

全书所写，虽不外悲喜之情，聚散之迹，而人物事故，则摆脱旧套，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。如开篇所说：

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，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……据我看来：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；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，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。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——或情，或痴，或小才微善——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。我纵钞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”

石头笑曰，“我师何太痴也！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，又有何难？但我想历来野史，皆蹈一辙；莫如我不借此套，反到新鲜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。……历来野史，或讪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……至若才子佳人等书，则又千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‘潘安子建’，‘西子文君’；……且环婢开口，即‘者也之乎’，非文即理，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说。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所有书中之人，但事迹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闷也。……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躐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哄人之目，而反失其真传者。……”（戚本第一回）

盖叙述皆存本真，闻见悉所亲历，正因写实，转成新鲜。而世人忽略此

言，每欲别求深义，揣测之说，久而遂多。今汰去悠谬不足辩，如谓是刺和坤（《谭瀛室笔记》）藏讖纬（《寄蜗残赘》）明易象（《金玉缘》评语）之类，而著其世所广传者于下：

一，纳兰成德家事说 自来信此者甚多。陈康祺（《燕下乡脞录》五）记姜宸英典康熙己卯顺天乡试获咎事，因及其师徐时栋（号柳泉）之说云，“小说《红楼梦》一书，即记故相明珠家事，金钗十二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，宝钗影高澹人；妙玉即影西溟先生：‘妙’为‘少女’，‘姜’亦妇人之美称；‘如玉’‘如英’，义可通假。……”侍御谓明珠之子成德，后改名性德，字容若。张维屏（《诗人征略》）云，“贾宝玉盖即容若也；《红楼梦》所云，乃其髫龄时事。”俞樾（《小浮梅闲话》）亦谓其“中举人止十五岁，于书中所述颇合”。然其他事迹，乃皆不符；胡适作《红楼梦考证》（《文存》三），已历正其失。最有力者，一为姜宸英有《祭纳兰成德文》，相契之深，非妙玉于宝玉可比；一为成德死时年三十一，时明珠方贵盛也。

二，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 三梦阮沈瓶庵合著之《红楼梦索隐》为此说。其提要有云，“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，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，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。……”而又指董鄂妃为即秦淮旧妓嫁为冒襄妾之董小宛，清兵下江南，掠以北，有宠于清世祖，封贵妃，已而夭逝；世祖哀痛，乃遁迹五台山为僧云。孟森作《董小宛考》（《心史丛书刊》三集），则历摘此说之谬，最有力者为小宛生于明天启甲子，若以顺治七年入宫，已二十八岁矣，而其时清世祖方十四岁。

三，康熙朝政治状态说 此说即发端于徐时栋，而大备于蔡元培之《石头记索隐》。开卷即云，“《石头记》者，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。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，书中本事，在吊明之亡，揭清之失，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。……”于是比拟引申，以求其合，以“红”为影“朱”字；以“石头”为指金陵；以“贾”为斥伪朝；以“金陵十二钗”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：如林黛玉影朱彝尊，王熙凤影余国柱，史湘云影陈维崧，宝钗妙玉则从徐说，旁征博引，用力甚勤。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，而此说遂不立，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，而《石头记》实其自叙也。